

彩色星座

刘湘如

王世清 合肥淝河钢窗总厂厂长，
安徽省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

· A ·

“喂……喂……淝河……”王世清从深圳打来电话，全是省略号！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不省略哪行？电视在黄金时间插播广告：

“开门大发财，请用‘淝河’牌……”红楼剧组，云集庐州，登台献艺，门票上印着“淝河”；围棋高手，江淮对阵，赛场上挂着“淝河牌”；健美队员鼓起的肌肉上泛出黝光，人问：“哪队？”答曰：“淝河”……电报，通知，请柬，文件，花边新闻，合同单，意向书，订货表，建议信，回执信……这些混杂而相互渗透的东西，变成无数种色调，闪耀着，

像卡拉OK里旋转的光束，纵横交织。“泥河”——这打着时代印记的专有名词，让人感到扑朔迷离。

跟着感觉走，才知道这一切迷离现象，均源于“泥河牌JZ型铝合金卷闸门”。这玩艺儿从出世至今，不过几年，已有了儿子、孙子、重孙子，如今是防盗门，电控防盗门，喷塑实腹钢门窗，镀锌喷塑卷门……大家族干系旁多，一会儿省优，一会儿部优，一会儿爆出“填补全省空白”的新闻，一会儿敲锣打鼓，报道年产值已达1300多万，利税超百万。

“明星企业”、“先进单位”、“开拓者的旗帜”……或叫做“富在野村有人捧，穷居闹市无人问”，那个百年无人问津的穷棒子王大郢村，如今是名声遐迩，气度非凡！

因为啥？简略号的回答——“泥河”！

“泥河”，“泥河”，一言难述。别处一日，此处十年。十年里省略了多少坎坷？辛酸，悲欢，风风雨雨，飞花走燕……

一缕云，忽明忽暗，那是电视特技镜头。忽而飘近，忽而飘远，忽而支离破碎，忽而化入许多年前，融在一片黯淡的梦中……

· B ·

冬雪。泥泞。朔风响着哨子。正是内乱年头，一个漂泊的青年，流落到合肥南郊王大郢村头。屋漏风摇，漂泊者四处颠奔，拣煤渣，拾破烂，掏大粪，拉板车，当佣人，做苦力……“这伢子从哪来？”“从川东。”“苦瓜苦果，寻祖宗来了……”

祖宗，死了的蹲在牌位上，活着的多是些头长辫子嘴没长毛的姑娘小伙子。小世清性子倔犟脑子灵，手脚勤快嘴巴甜，他冲那些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人喊“叔叔”、“姨姨”、“爹爹”、“奶奶”，东家大婶，西家大伯，你帮一寸，我帮一分，总算让苦果儿活下来。但这果不仅苦，而且黑——他是反革命后代！入不上户口，人家不敢招他做工。村长急得无奈，派人查了上八代下八代，总算弄清了：小世清父亲进过黄埔军校，跟过冯玉祥，打过鬼子，湘鄂金牛山一仗全军覆没，拣了条命，才到川东宁江隐居下来……

村长琢磨着，说：“那‘反革命’的第一个字应去掉！他是‘革命后代’……”

从此，小世清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与命运作一番较量了。

岁月匆匆，人事匆匆，梅开二度，人称那年叫“80年代第一春”。

政策宽，人心也宽，王大郢破天荒地办起了农机修配厂。可惜村无资金，人无经验，厂无设备，几经周折，垮了。工人离开了，头儿溜走了，债主上门了，弄得村里当家人抓头搔腮，入地无门。恰在这当儿，王世清从外面闯荡回来了，他连忙赶上去请求：“把那厂子让我承包吧！”

一片沉默。干部和村民们都一齐纳闷儿：“这清伢子，叫化子命，能行？”

小世清憋得满脸通红：“我用全部房屋家当抵押！”

又是满村头戏笑嘲弄声：“清伢子，你那两间泥巴芦柴窝子棚，连人搭进去，也赔不起呀！”

小世清憋得气喘吁吁：“输了，我给大伙儿一辈子当牛当马……”

这光景颇有点像1600年前发生在这灞河边的那场决战，如果把困难压顶当作80万秦军，那么王世清只有学谢玄谢石，作背水一战了！

那晚他第一次在一个小本本上记日记，从头到尾只有重复的两个字：“希望……希望……希望……”

其实人们时常误解命运，其实命运的准星永远在希望与无望这两极摇晃，就看你在哪一头用力更大……

· C ·

表演开始，群星拥簇。

旋律，伴着温和的灯光，流在人们心上。一双双眼睛亮晶晶的。

电声配器。浑厚高亮的男音：《在希望的田野上》。女声，更加嘹亮：《走向未来》。

“应该颠倒过来唱！”有人低声说。

是呀，他把订货会开成了文艺晚会，这本身就是一种颠倒。甲乙丙丁，顺序顺理，天下万事都有固定的模式，可王世清的思维方式像小学生写外语单词，老是出点儿格。你若提出疑义，他会不屑一顾，说出的中外古今出奇之道让你瞠目结舌。“你读过‘亚柯卡’吗？你知道日本‘丰田’经验么？你研究过《孙子兵法》吗？”

于是没有人与他争辩。但事实却用温馨的笑脸为他撑腰。诸如这样的订货会——一次别出心裁的文艺晚会，成交额竟达400万元以上，实为天下少有！

这演出厅显然不大，但被王世清一用，便属一流。一流角

力运动员继音乐会后开始表演——鱼龙混杂，又是一奇。角力者身上涂满了油，叫你抓不住对方……王世清坐在头排大笑，其实，他身上涂的油最多、最滑——他这个企业舞台上的角力者，叫你永远抓不住他。

1987年底，当他从北京捧回“部优”奖杯时，全厂上下兴高采烈，他却低头寻思：花开花落，自然现象；潮涨潮落，社会规律。“哀兵必胜”、“骄兵必败”——这，不正是“孙子”教给我们的“兵法”吗？于是，以一种“居安思危”的意识，他开始在企业内部搞挖潜、革新、整顿、提高，加强内部管理，压缩非生产开支，降低干部奖金，提高职工劳动报酬；继而完善产供销“一条龙”，并以铝合金卷闸门为“龙头”，引进、开发系列产品：电动卷门、地弹门、推拉门、感应自动门，平开窗、百叶窗、推拉窗……自古有备无患，果然，当“压缩基建规模”、“银根紧缩”、“市场疲软”、“效益滑坡”等重重困难随之到来时，许多胸无大志的企业危机四伏，萎缩凋谢，频频倒闭，而王世清领导的“漯河钢窗总厂”却化险为夷，赢得了市场。

“以百分之百的努力，实现哪怕是百分之一的希望，我已满意。”王世清说。

其实，回报他的何止百分之一？漯河钢窗总厂成了省、市先进单位，荣获省“明星企业”称号，王世清本人被选为省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荣获省“十佳优秀企业家”、“市优秀企业家”、“区优秀共产党员”等一系列称号。

王世清，那个总爱“出格”的犟伢子，他的瑕疵在世人眼中已成为他的优点的派生物，人们对他的争论可以继续，但不能不承认，一个人的可贵之处往往就是他的个性……

那天与平时没什么不同，对王世清来说，却是个特殊的日子。春天刚刚开始，冷风仍然料峭。他低头走路，心思重重，迷迷茫茫。两千里川东，归去归来，为的是救活刚刚承包的那个芦苇棚，那台旧铣床。可惜时运不济，试产钢模扣件，产品难销，逆水行船，寸步维艰。

候鸟在寻找归宿。

忽然，他的脚步停在街头的一幢大厦前：装潢时髦的门面，豪华、气派，居然因为有了那扇亮闪闪的卷闸门。

一颗晨星在他的心头亮闪闪，这是希望在召唤他。

从此他的身影消失在无数晨昏中，雨雪风霜中。当他再出现时，他的身后站着一排排年轻力壮的新工人。“咱们的命运拴在一起！”这成了他的口头禅。技术组、采购组、基建组……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战卷闸门”运动，把村民们惊吵得目瞪口呆。老人们包括中年人，都要请王世清说“天方夜谭”，青年们则纷纷要求加入王世清的“敢死队”……虽然不是打仗，却胜似打仗，王世清在几个月中掉肉10公斤，剩下皮包骨头，但他那眼神却闪闪如太阳。

第一套设备起锚川东，顺江而下，如期而至。

第一回组装马到成功。

第一次试车旗开得胜。

第一扇“浣河牌JZ型铝合金卷闸门”从工艺流水线上轰然问世。

第一片呜咽声、欢笑声、喧嘩声、叫好声、“乌拉”声

……弥漫，交杂，覆盖了整个王大郢村庄。

悲喜交集的王世清，终于让自己的那颗泪珠落下来，母亲般的泪珠落在他亲手制成的产品上。

……当“淝河”牌卷闸门从早被世人遗忘的“穷棒子村”悄然而出时，当江淮大地上到处辐射着“淝河”牌卷闸门的产品之光时，一个进军京、沪，而向全国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已在他的胸中酿成。

这一天，他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下了第二页日记——

既然命运已经开始向你低头，你何不把头仰得更高……

· E ·

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海南……带着伤痕的鸟一旦起飞，必将永不回头。

可飞遍天涯，他的窝还是那个王大郢。

板凳上，桌子上，栏杆上，垒在地面的砖头上，堆在一旁的门窗部件上……到处坐着他的“爷爷”、“奶奶”、“伯伯”、“婶婶”。王世清而对他们发号施令，那情景不亚于火车头上吹喇叭，真不知哪个声音大？

王世清正讲着“当班纪律”，20岁的“爷爷”一拍屁股，走了；王世清正批评两个工人闹纠纷，18岁的“奶奶”站起来双手叉腰，手指鼻子吆喝：“你敢把奶奶怎么着？”

散会时点名，缺席一打数，一对号，全是“爷爷”、“奶奶”……

我的天！这夹着尾巴的“孙子厂长”怎么当？

旧风旧俗，封建礼教，无情的鞭子。对于这些左手放下锄

头右手拿起扳钳的农民工，其散漫自由的程度可想而知。当王世清改革创新开拓前进的利刃触及到这些农民的利益时，各种软抗硬抵、指责谩骂、恐吓威胁便纷纷袭来……陈规陋习，论资排辈，老大自居，统统靠边吧！王世清给他来个破釜沉舟，我行我素。他这叫做“开放性结构”，前提是冲破狭隘的小农圈子，吸收新的营养，丢开亲族观念，面向五湖四海，广招贤人方士。“夜郎国”城墙一倒，世界豁然开阔，五湖四海，不分南北东西，不论省内省外，经营的、管理的、设计的、生产的、推销的、广告的、宣传的、公关的……各种人才纷至沓来，霎时组成一片灿烂的星空。干部聘任制、职工合同制、工资浮动制，南腔北调，声音不齐心儿齐，为着一个目标：振兴漯河钢窗厂。王世清就如一个高超的魔术师忽然玩活了自己的绝招，引得一片嘘声、一片疑惑声、一片赞叹声！他手牵巨大的网绳，让每个网络环环相扣，有条不紊。由他亲手制定的《岗位责任制》、《安全规则》、《奖惩条例》、《文明守则》应运而生。尤其对于产品质量，王世清视其为“生命”，从选料到加工，到制作，到成品入库，直到销售给用户，他都层层抓、步步管，从不懈怠。有一次他领着外埠一家用户到仓库看货，发现一扇有斑点的待如工卷闸门被人购走了，他当即叫来发货员调查，随后乘上面包车，风驰电掣地赶到用户单位，直到把不合格产品追回时，他才轻松地吐了口气。

“信誉是生命”——这句话被他写上了工厂的院墙。

水清了，水活了，天高地广了。几度花开，漯河钢窗厂获得省级企业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一大把合格证书、奖旗、奖状，王世清这时候常面对众人，抿嘴一笑。他的笑不是为

了那些荣誉，而是一个顶难顶难的头绪——人的关系，亲族关系，到底被他给理出个新的眉目了。

岂不是吗？这一回“爷爷”、“奶奶”们不再摆身架、摆辈分，指着鼻子骂“小龟孙子”了，他们排着队来请王厂长“给安排个工作”，“保证循规守法”，“做个好工人”……

王世清这一回却又亲热地喊一声“小爷爷”、“小姑奶奶”了，喊得大伙儿都笑得前仰后合。这是一种和谐的音乐，它把生命中绿色和谐的翠鸟召唤回来，在美丽的、崭新的王大郢村头，盘旋出一片色彩来。

· F ·

星期六。精彩的电视镜头吸引了万千观众。忽然一行动人亲切的字幕出现于屏幕上——

夜深了，为了您家庭的美满幸福和安全，请关好您的防盗门窗……

大厅里。一位记者对着四海宾客发布新闻：亲爱的朋友，如果您用了“漯河牌”防盗门窗而出现故障，请将这意外消息最先报告新闻单位……

豪华宾馆的会议室内。一群保险公司的头头脑脑们排队发言：亲爱的用户们，如您因“漯河牌”防盗门的质量问题而引起被盜案，请找我公司直接赔偿，赔偿金为5000元……

公安局长在另一个场合拍胸口：“若问‘漯河牌’，请到我局来。”答案：监制单位……

四海无闲人，人人夸“漯河”——人称这叫“漯河牌”现象，或曰“王世清效应！”当年那个像稻草人一样平凡的

流浪儿，如今大名鼎鼎，有口皆碑！当年那个芦席棚支撑的破烂厂，如今业大家大，让人刮目！

春光满地呼难入，谁折云霄双健翼？

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王世清因此成了“千面人”。当微亮的晨曦的光芒在王大郢村头初展开来时，我们惊异地听见了“一、二、一”的操练声！一行队伍佩带大沿帽，系着武装带，手擎电警棒，迈着整齐的步伐，从乡村土路上跑来。那领头喊着响亮的口令的，正是厂长王世清。

王世清成了保安队长！

运动场上，甲、乙两队短兵相接，互不相让，千钧一发，扣人心弦，那手举黄牌不时地发出警告的，正是厂长王世清。

王世清成了一级裁判！

合唱队里，众歌手配合默契，歌声整齐、嘹亮而且雄壮。王世清手擎指挥棒，错落有致地指挥着，好不神气！

王世清成了音乐指挥！

有人说：“这个人招摇过市，好出风头！”

有人说：“这个人，他总爱当主角！”

哦，真是一语中的——他，这个王世清，真的就爱当主角！

……那是20多年前，他才十几岁，被“专政队”派出去扫马路。天寒地冻，垃圾结在冰块里，他扫不起来，落了个“反革命崽子抗拒改造”的罪名，被拉到电线杆边，站了整整一天。他想逃离这个世界，可世界太狭小，哪儿都一样。他抱着3岁的小妹，去寻找父母。跑啊，跑啊，穿过弯弯的山道，他在心里祈祷：父亲呀，母亲呀，你们就是“反革命”，也不能抛下我和妹妹这些“小反革命”呀……天亮时，他跑到一个

小山坡上，把小妹从自己的怀里放下来，突然大吃一惊：小妹早已在他的怀里断气了……他呼天喊地，没人听见。爸爸呀，妈妈呀，你们在哪里？为什么要当个“反革命”……他想从山崖上跳下去，结束自己幼小的生命。但他没死，大队干部救起了他，对他说：“你能与父母划清界限，让你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你要演好样板戏！”

他从此在宣传队里打杂活儿，并且还演了一次《沙家浜》里的沙四龙。他演得非常出色。队长感慨地说：“你很有表演才能，可惜出身不好，一辈子只能当配角……”

他那时咬着唇，一言不发。他在心里说：“有朝一日，我王世清一定要当主角！”……

现在，你瞧，你终于当了主角，各种各样的主角。

· G ·

看过高山遛马吗？看过浪中行船吗？看过身背炸药冲向碉堡的英雄吗？

潮起潮落，莫问征途漫漫，何处凶吉。

王世清领导的淝河钢窗总厂，从当年的10名工人，几千元资金起步，发展到今天的阵势：580名职工，320万元固定资产，12个分厂，6个百货商店，4个经销部，3个酒家，1个汽车队，以及厂办学校、厂办幼儿园、厂办俱乐部、厂办医院、厂办食堂、厂办浴池等门类繁多的部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飞跃。

1990年新春伊始，王世清在他的小本本上写下第三页日记：“人生应该这样，过去的岁月和未来的岁月完全不同

……”

这是一种认识世界并认识自己的发现，所以他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气概。但父母家庭、妻室儿女，人皆有之的常情，却像一层薄薄的雾岚，时常困扰着他。自当厂长以来，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没有休息过一个节假日。一次，读初中的儿子忽然拿了篇自己的作文让爸爸过目，世清一瞥题目《中秋的月亮并不圆》，不觉心头一怔，读着读着，他不由得黯然神伤。是呀，饱经磨难与人世沧桑的王世清，何尝不爱妻室儿女？“我也有妻室儿女父母家庭，我也曾饱经沧桑几经漂零……”这是当年他出演《江姐》歌剧时的一段唱词，而今，作为共产党员的自己，竟然连那么一点人情味也没有了吗？

但他坚信，他的爱是正确的、崇高的：爱家乡，爱事业，爱祖国，而后爱母亲妻子儿女和自己……

这时代有个时髦名词叫做“星”——歌唱家称为“歌星”；舞蹈家称为“舞星”；电影演员称为“影星”；武术家称为“武星”，至于企业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无法细述的，则可统统称之为“新星”。

王世清呢？他是什么星？

这问题突然复杂起来，他有近60个头衔，每个头衔都光彩耀目：中日交流协会会员、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亚洲经济合作协会中国分会会员、省健美协会副主席、安徽新闻界联谊会常务理事、安徽文化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安徽分会主任委员、新华社信息联合会常务理事、扬帆杂志社顾问、长江开发报参议……等等，等等，名目浩繁，不胜枚举。

请他入会者，各有各的用意，笔者无法进行评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对于社会的贡献，其意义远远在那些数不清的头衔之上！金钱——这个商品经济的太阳，在王世清眼里已黯然失色。对自己两袖清风，对社会慷慨解囊，这就是王世清原则。这几年若按承包兑现，他本人应得几十万元，但他分文不要，全部用于发展生产。而对社会呢？仅1988年，他在酝酿科研、教学、工贸一体化的同时，就参与筹建了中科院生态中心城乡发展研究所安徽分所，协办过全国性的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研讨会，鼎力赞助了文学、艺术、体育、新闻、摄影、书法、普法、公关等等各种社会活动数十次……

《西游记》剧组主要演员来厂演出……

著名演员姜昆、唐杰忠来厂献艺……

西德著名中国画画家希尔顿·汤施姆来厂作画……

全国健美冠军代表漯河厂力克群雄，争夺荣誉……

泰国政府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来漯河厂参观……

他和他的企业敞开博大的胸襟，满怀热情，去拥抱社会，拥抱那些“七十二行”、“八十四方”……

这其中，他施之以最多的温馨的，是社会公共事业，是农民的集体利益，是与社会生命同等重要的党的教育事业。

他投资35万元，兴办了总厂子弟学校，一切校内设施，环境美化，学生用品，均由他一手包办。

他计划在王大郢村，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

他不惜重金，把尚未达到初中文化程度的职工送到有关教学单位培训。

他不惜重金，在全厂、全村实行了免费就诊医疗制度。

他不惜重金，在偏僻的乡村修筑公路，架通桥梁。

他在厂内广泛开展了职工文娱活动：公关舞会、歌咏比赛、书画展览、教唱厂歌……

他成了一颗星，在众人心中闪烁……

他成了一道虹，化成七彩，高悬天空……

有了虹，荒凉的土壤有了灵气……

有了虹，蓝天渐开，万物温柔……

有了一颗星，生活忽变得五彩斑斓……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星，银河中有无数小小的星星，不知它们的名和姓……默默地发光，悄悄地运行……”他哼着这支歌，星夜兼程，赶去参加体育界的授奖仪式。他是“体坛明星”吗？

他去为获奖作品的作者颁奖。他是“文星”吗？

他去为歌手大奖赛颁奖。他是“歌星”吗？

……歌星，这是真正的称号。王世清手中打着拍子，高声地领着一支歌队唱着——这是淝河钢窗总厂自己的厂歌队，歌词是王世清自己的杰作，那美美的歌声不绝于耳，化作音的波涛，旋律的波涛，回荡在古城合肥的上空，令人心驰神往，魂牵梦绕——

“你是一颗明亮的星辰，
升起在古城合肥上空。
彩色的星座，
艳丽的光环，
从昨天一直照到今天。
一部艰辛的创业史，
记载着淝河人的历程……”

这是一部英雄的史诗，生活与创造的史诗，它融汇着无限的内涵与色彩，融汇着人类面对未来的光明的本质。

愿“一颗明亮的星辰”化作千颗、万颗，七彩流光，照亮生活，照亮中华大地……

内壶圣手

葛西劲

王立夫 河北省饶阳县对外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创作员，中国内画研究会常务会长，全国青联委员。

王立夫，有人称他“内壶圣手”，也有人知道他就是冀中平原上那个将届不惑之年的农民。然而，多少年来，就是这么一个土生土长的庄稼小伙子，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艺术执著的追求，靠着对艺术真谛的不断省悟，成为当代中国脱颖而出的一代内画之王，并因其在内画艺术上登峰造极的艺术水平而蜚声海内外。

初冬时节的一天，冀中平原被一种银白色的浓雾笼罩，大白天几十米之外，看到的都是白蒙蒙一片，村庄、树木、车辆好像是在水晶

宫中一般。车到饶阳县五公镇，我们迷路了。

五公，在全国小有名气，是因为曾诞生了解放区第一个农村“互助组”，涌现出了全国劳动模范耿长锁这样中国农民的杰出榜样而彪炳史册。这里虽然比不上江南的山青水秀，烟波浩渺，但这一马平川的千里沃野也同样令人心旷神怡，陶冶灵性。用人杰地灵来形容这个地方绝非夸张。据史书记载，从隋唐至宋，这小小的地盘上竟名人辈出，在朝廷做宰相的有3人，兵部尚书1人，其他大小官僚政客几十人之多。在北魏、北齐、北周、隋唐时期，这里李氏家族的李敬族、李德林等祖孙五代，世袭安平公的爵位，“五公”便因此而得名。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王立夫，就是五公镇在改革大潮中涌现出的无数弄潮儿中的佼佼者之一。

汽车在五公街头转了几圈，靠一位老者指路，我们才从大雾中找到了采访的目的地——五公镇王桥村。这就是养育王立夫的那片热土，也是他走向成才的摇篮。由于事先约定，立夫正在村头焦急地等候，一见我们马上热情地迎上来。当他自我介绍他就是王立夫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号称“内画王”、“内画圣手”的人。眼前的他高一米八〇，体魄健壮，脸膛黑红，嘴唇微厚，满手老茧，一个不苟言笑的憨小伙。

在村中央的一个农家院落里，我看到了这个村的唯一一座楼房——如果可以这样叫的话。因为这座楼房只不过是在一排普通土木结构的平房西头顶上又加高了一层，并且这一层只有一间，像是这一带农村常见的养鸽人的鸽子楼。然而，可别小觑了这其貌不扬的小楼，它的大名叫做“鹤云楼”，